



1.

童年波折・耐勞成性

簡嘉助出生在雲林縣大埤鄉農村家庭，父母早逝，受兄長和養父撫養，少年失學養成他耐勞成性，對日後的人生總有自我鞭策更上層樓的衝勁。他從小喜好隨手塗鴉顯示出藝術的天分；亞熱帶氣候的南臺灣明亮熾熱，色彩濃郁，泥土的感情醞釀他從鄉土成長的美術觀，並成為他求學階段的追求理想。



國 **美術館**
National **Museum of Fine Arts**

【本頁圖】
1962年，簡嘉助就讀師大一年級的生活照。

【左頁圖】
簡嘉助，〈書房〉，1976，水彩，
79×54.5cm。

文藝的南方氣質

……「蔗田萬頃碧萋萋，一望龍蔥路欲迷。」——〔清〕郁永河

1697年，清朝書生郁永河來到臺灣，望見嘉南平原上鬱鬱蒼蒼、看不到盡頭的壯觀甘蔗田時寫下上面的詩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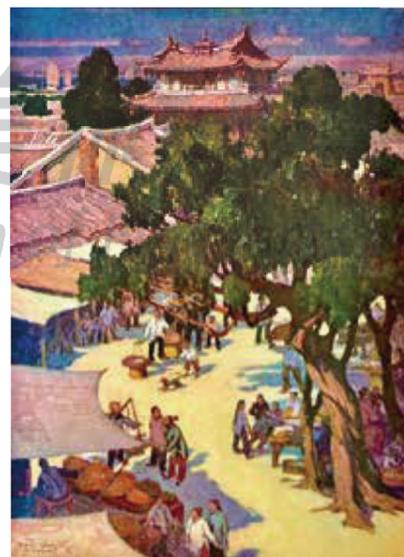
兩百多年後，日治時期的詩人賴子清在《臺灣日日新報》發表了一首描繪嘉南平原一望無際的蔗田與稻浪之詩：「平疇一抹翠華臨，叱犢人歸落照深。十里蔗園青未了，金波萬頃到雲林。」時為1928年，當時嘉南平原已有火車通行，廣袤的原野遍植甘蔗與水稻，作為稻米之鄉的雲林，在稻穗成熟之時，於詩人眼中呈現出無邊金色波浪隨風起伏的壯美場景。

1932年7月，日本畫家石川欽一郎（1871-1945）在《臺灣時報》上所發表的文章〈臺灣的山水〉中寫道：

……同樣地臺灣南部的大自然，光線的照射和反射都很強，所以大致都呈現白色的光線。這並不是白色而是光亮亮的。萬物發亮的話就看不見其原來的色調，所以，天空也充滿光，地上的一切萬物也都因光線的反射而發亮，在這裡天地都感覺非常明亮，使人目眩眼花。

〔左圖〕
石川欽一郎，〈臺灣次高山〉，
1925，水彩，32.3×48cm。

〔右圖〕
石川寅治畫筆下的臺南，色彩
鮮活而明亮。



石川欽一郎以畫家的敏銳觀察力分析他眼中的臺灣景色，尤其臺灣北部與南部因氣候差異而使風景大不相同，因而也為畫家帶來迥異的視覺感受。

除了石川欽一郎之外，對臺灣水彩畫造成影響的還有日本畫家石川寅治（1875-1964）、三宅克己（1874-1954）、不破章（1901-1979）。其中以石川寅治對臺灣氣候和入畫的色彩的一段文字描述最值得關注。

1917年1月到3月間，石川寅治從日本來臺避寒、旅遊兼事寫生。抵臺之後，他發現臺灣中部以北正如日本春天的氣候，而臺南、高雄、嘉義如日本的初夏，非常適合洋畫家戶外寫生。臺灣風景的色彩給他的印象更為鮮活，他寫道：

我從日本出發時，眼中到處都是枯乾的灰色調，然而一到臺灣，天地忽然一變，草木都是蓬勃的綠色，建築物多為紅色瓦頂與紅色壁面，其色彩極為豐富，看過日本冬天內地乾燥無味的眼睛，此地各種風物令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臺灣空氣爽快，色彩濃厚，對我們洋畫家的寫生是非常有趣的地方。

〔上圖〕
簡嘉助彩筆下的南臺灣的景色
充滿陽光，正如同石川欽一
郎、石川寅治對臺灣的敏銳觀
察。

簡嘉助，〈午後的美術公園〉，
1989，水彩，73×100cm。

〔下圖〕
簡嘉助，〈陽光普照〉，2015，
水彩，45.5×53cm。





石川寅治看見臺灣的地方色彩，是他把臺灣和日本地理環境置於對照的關係上使然。類似這種觀點的，還有石川欽一郎，他二次進出並久居臺灣，深入認識了臺灣的地理和人文，在返日之後寫下了〈薰風榻〉，文中描述了臺灣和日本的自然風景和山岳線條、色彩的差異比較，認為臺灣山岳多粗壯的直線條，而日本山形多嫵媚；臺灣的山岳色彩多強烈，日本的阿爾卑斯山多神祕和令人產生恐懼感的鼠灰色。



石川欽一郎與石川寅治對臺灣山川景物的分析，所呈現出的「南國色彩」不僅僅是臺灣與日本的客觀比較，尚且突顯了北迴歸線通過的南臺灣風貌之特殊，足以使得風景畫作在此另造新境，散發耀眼光彩。尤其石川欽一郎著重寫生、擅長水彩風景畫，更曾兩度來臺任教，他的學生當中如李石樵（1908-1995）與李澤藩，更深深影響到本書的主角——簡嘉助在大學時期的藝術養成。

【關鍵詞】李澤藩（1907-1989）

李澤藩出生於臺灣新竹，臺北師範學校畢業。1922年於臺北師範學校就學時，受教於石川欽一郎，開啟了對繪畫的興趣。1927年參加臺灣水彩畫會，任新竹第一公學校（現新竹國小）教師二十年（1926-1945）、新竹師範學校美術教師、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美術系講師（1956-1973）。1932年創立了新竹美術研究會。李澤藩畫風樸實，偏愛臺灣鄉間山水風景寫生，水彩畫創作獨創「水洗」、「重疊色層」等風格，自成一家。李澤藩作育英才無數，簡嘉助受其影響，水彩畫用色沉渾，師生互有往來，簡嘉助言談間對恩師李澤藩萬分敬重。



李澤藩，〈李小姐〉，1950，水彩，75.8×59cm。



【左圖】
1933年，李澤藩攝於美術教室。圖片來源：藝術家出版社提供。

【右圖】
1956年，馬白水留影於臺北中山堂畫展。圖片來源：藝術家出版社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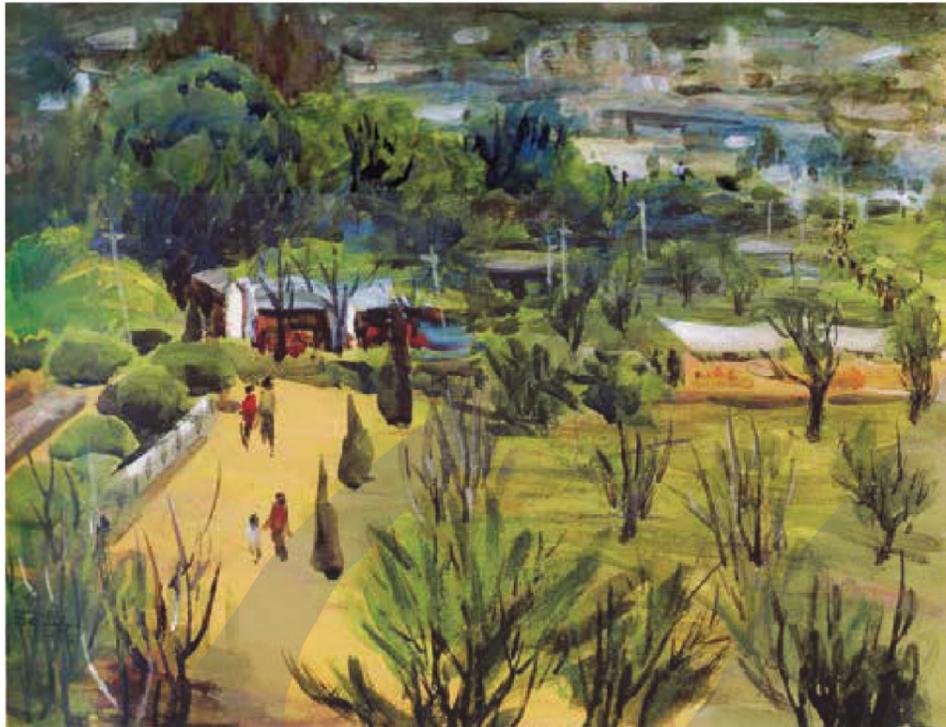
透過石川欽一郎等日治時期旅臺藝術家眼中所見的臺灣，地理的緯度和地表的高度如此繽紛和多樣差異，石川欽一郎描述道：

臺灣自然的色彩可以大致劃分為南北二部分。這是因為風和雨量不同的關係，北自基隆起南到大安溪為界，自然的色彩令人感覺帶著陰鬱的調子……臺灣北部的空氣溼度大，自然使得物體的影子較黑，但是，大安溪以南的地方不像北部那樣潮濕，尤其是雨量較少的關係，感覺陰影的色彩更美。這一方面是光線強而明亮，即使陰影的部分也會受到向光部分的折射……總之，不管是竹林的陰影或是相思樹的陰影，相較於北部，愈向南走則黑色逐漸變淡，反而各種原有的美麗色彩逐漸增加。陰影色調的美麗發揮出來時，向光部分的顏色也會格外地潑辣而鮮明。

就在這片明晃晃的大地上，1938年，簡嘉助誕生在嘉南平原上的一個小村落。二十多年後，簡嘉助考入臺灣省立師範大學藝術系（1967年改稱美術系），就學師大期間，藝術系有馬白水（1909-2003）和李澤藩二位水彩畫老師，馬白水擅長水分通透淋漓的透明水彩畫，而李澤藩擅長在紙上以畫筆琢磨顏料，製造渾厚的視覺效果。透明水彩技法主要以白圖畫紙的無色或素色基底，在光的照射下對顏料進行發色。在兩位水彩畫老師的薰陶下，簡嘉助日後成為傑出臺灣水彩畫家。

【左頁上圖】
石川欽一郎，〈村道〉，1907-1912，水彩、紙，30.8×25cm，靜岡縣立美術館典藏。

【左頁下圖】
石川欽一郎，〈次高山〉，1925，水彩，尺寸未詳。



簡嘉助·〈梅山公園〉·1967·
水彩·31×42cm。

臺灣在日治時期透過日本畫家石川欽一郎引進的西式美術教育，課程涵蓋西方現代藝術課程，例如石膏素描和水彩畫風景寫生。成長於嘉南平原的簡嘉助是受陽光洗禮而成長茁壯的藝術家，如石川欽一郎所描述的北部陰鬱氣息素為他所不喜。

簡嘉助大學畢業後任職臺中師專期間，曾有北部師專的校長三番兩次挖角，想聘請他到臺北任教，但都沒能說服簡嘉助，主要原因即是臺北多雨潮濕的氣候令他無法適應。在師大求學期間，臺北時常下雨，每回下雨鞋子必定浸濕，十分不舒服，因此他堅持不離開臺中。而臺中怡人的氣候果然也為簡嘉助醞釀出許多精彩畫作。

桀驁不遜的童年，加上生活在嘉南平原的北端，培養出簡嘉助對土地和氣候的敏感性，作畫時於視覺的視網膜成像之前，他一次又一次地演練透過圖畫框景捕捉光影、色彩和大氣的濕度與溫度。過了半個世紀多的歲月之後，當彩筆揮灑時，物我兩忘，生於雲林鄉下農村的簡嘉助，不知老之將至，彷彿童年就在不遠的昨日。

出生在雲林鄉下大地主家

在雲林鄉下自然景色「金波萬頃」的壯闊大地上，1938年，簡嘉助誕生於雲林縣的大埤鄉尚義村蘆竹巷。時至今日，雲林的大埤鄉仍是全

臺最大米鄉，稻作種植總面積超過5000公頃，稻米產量居全國之冠。簡家歷代務農，早年為大埤地區的大地主，曾擁有超過五十甲的農地。然而簡嘉助誕生之時，家道已漸中落。簡嘉助是家裡第八個小孩，上有三個姊姊、四個哥哥，下面還有最年幼的弟弟，但么弟未及周歲即夭折。簡嘉助與最年長的大姊年紀相差了十七歲。

來去生養家庭

三歲那年，簡嘉助的三叔父簡經因膝下無兒，於是和長兄簡佑（即簡嘉助生父）商量，將排行第八的簡嘉助過繼給三叔作養子。就在么弟早夭後不久，生母邱蘇沿亦病逝，簡嘉助於是過繼給叔叔，自此開展了畢生迥異於兄姊手足的際遇。簡嘉助過繼給叔父之後在養父母的呵護下成長。

收養簡嘉助時，叔父事業有成，在斗南經營餐廳，生意頗為興隆。簡嘉助的童年在斗南度過，養父家有兩位姊姊，與簡嘉助年齡頗有差距，幼時的他在家境優渥的安穩環境中長大，並曾入幼稚園就讀，如今回憶起來，簡嘉助仍記得當時還很年幼的他，就很喜歡畫畫、塗鴉。

可惜好景不常，養父的餐廳欲擴大經營卻反致周轉不靈而倒閉，生意失敗的養父母因而遷居到嘉義梅山鄉，並且安排簡嘉助回到大埤的原生家庭投靠親人。那一年簡嘉助十一歲，親生父親已在六年前過世，而受徵召到南洋當兵的大哥更是不幸比父親還早離世，於是回到故鄉的簡嘉助，只能由當時在小學任教的二哥簡耀章撫養。簡嘉助回想往事：當



【上圖】
簡嘉助（左4母親懷中）襁褓中的全家福。

【下圖】
1980年，簡嘉助（持釣竿者）作客二姐家（大林鎮大埔美），教小孩在稻田釣青蛙。



1951年，簡嘉助（前排右4）
雲林縣大埤國小畢業照。

時四哥簡耀星已保送臺南師範住校就讀；二哥已成家，那時也不過二十來歲的二哥，在一邊教書之餘，還要照顧妻小，並且撫養三哥簡耀騰和他，負擔委實不輕。

回到原生家庭投靠二哥的簡嘉助，在大埤國小讀五年級，隔年遇到了對他影響深遠的美術老師張漢濱。張漢濱老師注意到簡嘉助的繪畫天分，對他的作品讚賞有加，並鼓勵他參加比賽。小學六年級時，簡嘉助在一場寫生比賽中脫穎而出，得到全校第一名，自此大受鼓舞，更確認了自身與繪畫的不解之緣。

然而，小學畢業後，簡嘉助並未順利升學。

負氣離家錯過初中聯考

簡嘉助成長於初中還未列入義務教育的年代，當時小學畢業後必須通過入學考試才能就讀初中。而就在初中聯考的前一天，簡嘉助因故與就讀高三的三哥口角，兩人吵得不可開交的時候，二哥正好下課回到家。盛怒的二哥除了嚴厲訓斥簡嘉助外，還做勢要打他，滿腹委屈的簡嘉助於是頭也不回地拔腿就跑，狂奔前往20多公里外的嘉義梅山，想回到養父母的懷抱。

時隔七十年後，現今簡嘉助回想起當時場景仍不禁莞爾；才十四歲

的他，完全不曾想到隔天即有影響他一生的重要考試，也不曾考慮路途是否遙遠、危險。「我就一直跑一直跑……」，途經大林鎮鄉下農村的義和、溝背、內林、過溪、大埔美、崎頂等幾個村里而到達梅山街上。如今年逾八十的簡嘉助談起這段往事，彷彿還看得到那個負氣出走的男孩，在漫漫長路上狂奔的孤單身影。

投入養父母懷抱的簡嘉助，自此便在梅山住了下來，一住就是大半年。養父母從斗南搬到梅山後，落腳街上「車頭」附近的主要道路中山路的巷子裡安頓下來，並在梅山公園附近做小生意；新家北邊靠近梅山國民學校約莫幾十公尺，西南邊靠近梅山公園入口大約百來公尺。這段期間簡嘉助並未就學，平日就跟在養母身旁，幫忙販售檳榔、醬油等雜貨。

梅山舊稱為「梅仔坑」，日治時期稱「梅仔坑庄」；1920年，臺灣地方制度改正，設立小梅庄，隸屬臺南州嘉義郡；二次大戰後臺灣光復改為臺南縣嘉義區梅山鄉，1950年實施地方自治改隸嘉義縣。梅山位於嘉義縣的最北端，和雲林縣古坑鄉接壤，東與竹崎鄉比鄰，鄉治土地多山

地與丘陵，農作以水果、山產、木材為大宗。梅山街上每至柑橘採收的季節，外來商賈絡繹不絕，老中山堂前廣場市集從凌晨4、5點即燈火通明，小盤商和農民吆喝討價之聲不絕於耳，劃破灰白色暈的天際，開啟一天的活力。梅山國民小學慶祝建校一百周年的文獻記載，一百年間畢業於梅山國小的校友有一百多人習醫，政商學界都有為數不少的傑出人才。

當年平靜的鄉治小山城，主要市集和店家集中在南北向的中山路上，店家密集處不過200多公尺長。簡嘉助的養父在梅山街上做些小生意，還算忙碌而有些利潤。他若學習做生意也是人生的一種道路選擇，不過，如是這般猶如自我放逐的生活過了約半年，原生家庭裡的大姊簡



1960至1970年代的梅山街景。



簡嘉助 1955 年的大頭照。

秀蘭實在捨不得讓小弟如此下去，未來人生將只有小學畢業的學歷，於是安排簡嘉助再度返回大埤，準備升學考試。在大埤國小任教的二哥將簡嘉助從梅山帶回大埤；為了補救荒疏已久的學業，重拾書本的簡嘉助只好再讀一次六年級，以準備初中升學考試。幸而聯考放榜時，1952年簡嘉助考上當地的第一志願斗南初中，這才順利踏上升學之路。

美術塗鴉初顯靈巧

考上斗南初中，在「為賦新詞強說愁」的少年時代，對簡嘉助影響最大的是遇見了宋福民老師。一如所有千里馬與伯樂相遇的故事，宋老師對簡嘉助在課堂上信手拈來的畫作表示讚賞，日後更是鼓勵有加，教導簡嘉助不少繪畫技法並點撥學習方向。在宋老師的肯定與鼓勵下，簡嘉助在藝術的世界裡找到莫大的歸屬感。宋福民後來轉任臺中師範學校，之後再轉任高雄師範大學工教系任職。

初中畢業時，簡嘉助已決定自己未來想要讀師範學校，且是要有設置藝術師範科的學校。臺灣省立臺中師範學校（簡稱臺中師範學校）在1946年短暫成立了藝術師範科，聘請了名師廖繼春（1902-1976）、陳夏雨（1917-2000）、林之助（1917-2008）到校任教，均為專任教席，可惜藝術師範科一年後停招並且廢置，廖繼春轉任臺灣省立師範學院藝術系，陳夏雨以不諳國語口語教學為由辭去教職，只有林之助留任。因此，簡嘉助想投考藝術師範科的當時，臺中師範並無藝術科，簡嘉助於是與朋友結伴南下，一同報考臺南師範的藝術科。深具美術才華的簡嘉助在術科表現成績頗佳，可惜卻因學科成績並不理想而落榜。

現已高齡八旬的簡嘉助檢討自己在初中時期，除了醉心繪畫外，向來調皮愛玩，對於其他科目的學習毫不放在心上，成績自然不好。尤其有一陣子結交到愛玩的朋友，鎮日遊手好閒、不愛讀書。那時騎腳踏車上學，原本只要二十來分鐘的車程，卻總因與朋友到處蹣跚，耗費四、五十分鐘之久才到得了學校。

那年報考臺南師範學校藝術科，同行的夥伴上榜了，而他自己則是落榜。然而，人生的際遇時常出人意料，簡嘉助慶幸自己還能在擔任教職之餘不斷繪畫創作，當年上榜的同學在畢業後，反倒收起了畫筆投身做醬油的生意，日後便不再畫畫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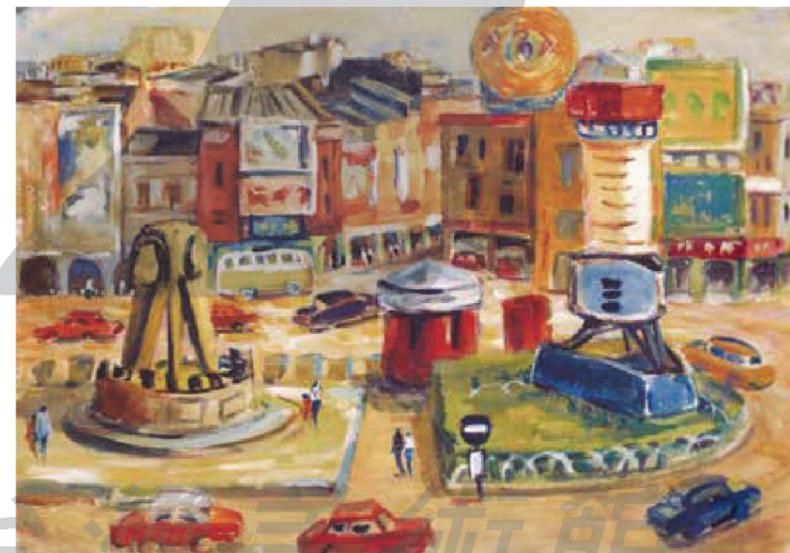
遲來的金榜題名

報考南師落榜對簡嘉助是頗大的打擊，原本懷抱的藝術之夢因此受到頓挫。還在躊躇不前時，在斗六的小姨丈家所經營的「台發行」書店正好需要人手，於是簡嘉助以店員的身分受雇於小阿姨家。阿姨的次子邱勝茂比簡嘉助年幼兩歲，是斗六初中三年級應屆畢業生，正在全心準備升學考試，家中為此還特地延聘老師為他補習。看到表弟潛心唸書補習，受到激勵的簡嘉助於是也轉念向學，發憤讀書。他白天當店員，晚上卯足了勁苦讀，躲在被窩裡看書，時常讀到半夜才休息。

到了夏天，表弟報考臺中師範學校普通科，簡嘉助便也同行應試。這一回，簡嘉助金榜題名，順利進入臺中師範學校就讀，同時也步上了藝術學習的美好起點。而表弟也榜上有名，二人同時在1956年入學臺中師範學校就讀，簡嘉助編在戊班，表弟在甲班。



【上圖】
簡嘉助，〈蔬果競艷〉，1967，
水彩，55×76cm。



【下圖】
簡嘉助，〈臺北西門町〉，
1968，水彩，55×76cm。